

## 能人王老师

□张新文

我的老师王文信只是一个代课老师,他一条腿有残疾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是吃力。

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一个大队(现在叫村)把原本散落在各庄所谓“扫盲夜校”集中起来,办起了一个小学校。

王老师教我们三年级的语文,还兼班主任。印象里,王老师虽然身体残疾,可是个有本事的人,村里人都喊他“王能人”。

那时候办学条件差,我们一、二年级的时候,都是学生自带桌子和板凳,到了三年级,不知从哪里兴起了简易课桌热。所谓的简易课桌,就是用土做的桌子。上面给每所农村小学发放一套木质模具,制作是各校自己的事了。但是,要生产出合格的桌子来,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连几天,毫无进展。校长就急了,把任务交给了王老师,说,你试试吧,不行的话,下学期开学,还是学生自带桌子和板凳。自那以后,王老师白天给我们上课,晚上燃着煤油灯自己琢磨实验。眼熬红了,人熬瘦了,但是,第一张合格的课桌终于实验成功了。原来,和泥的时候要加麦糠或是麦秸进去,用以增加黏合力,才能让土坯成型。并且这样做出的桌子,干了以后无裂缝,又坚固。新学期,我们都用上了排列整齐的简易课桌,这个桌子还有放书包的抽屉,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这个稀罕物,甭提心里那份高兴啦!校会上,校长特地表扬了我们的王老师,说他为学校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站在前面,王老师面对着我们,没有笑意,很严肃地说:只要你们好好学习,我的努力和付出就没有遗憾了!

刚建校,学校没有厕所,师生们下课就往庄子上跑,都很尴尬。后来,学校要建厕所,制作水泥板没有现成的模具,王老师就把做饭的菜刀拿来学校,在操场的一角,他测量好尺寸,用菜刀沿着标杆划出深深的印痕。然后用铁锹挖出凹陷规则的模坑,浇上水泥混凝土。若干天后,水泥板就大功告成了。在王老师的设计参与下,一个标准化的厕所也建了起来。

所以,直到今天,我对残疾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感。

王老师还时刻挂记着我们的学习。每天晚上他都会走访学生,督促我们晚自习。他住在我们前面的那个庄子里,只要晚上一看到摇摇晃晃的手电筒光,正在疯玩的我们就赶紧回家,把煤油灯端到饭桌上,做起作业来。他到每个学生家,总会坐下来与家长聊上一会儿孩子的学习。每次从我家起身要走的时候,他会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我的头顶,并说:“好好学,将来一切问题都得靠知识来解决。”当时,我不知道他说的“一切问题”里包含什么,只能隐约感到知识不就是一把钥匙吗?它能够开启“一切问题”的大门。

我们在他的监督和鼓励下,越走越远,有一天终于离开了那个村庄,离开了王老师。时至今日,那束摇摇晃晃的手电筒光,仍然还在我的记忆的深处闪亮着……

王老师可能是因为自身残疾的问题,一直过着单身生活。后来,上面精简教师,王老师不得不离开了学校。大队要给他上个五保户,他婉言拒绝了,他说:“我能自食其力,叫大家负担我,多没面子啊!”于是,他就在学校附近开了一个杂货店,一边经营生意,一边义务帮孩子辅导作业。

现在,当初那个学校和王老师的杂货店都不存在了,王老师也去了另一个世界,可是,他的音容笑貌却从没有离开过我。



## 真正的教育

□镜子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在校外上写作课。当时的我,作文写得还算不错。十一二岁的年纪,总是不知天高地厚,觉得别人都比不上自己。

写作老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不知从谁那里听说过他勇敢战胜癌症的故事,故而我对他十分敬重。他有一个习惯:读完一篇习作之后,不说好坏,而是让我们评价。

记得那一次,他点名让我评价一篇作文。我记了满满一纸,激动地指出文章中的各种语病,期待着老师的表扬。

老师没有评价我的话是否正确,先讲了一个伊索寓言里的故事:

每个人的一生,都好像是挑着一副担子。

这担子前面的筐,装的是自己的优点;后面的筐,装的是别人的优点。

我们一直习惯性地往前看,满满都是自己的优点,并因此高兴不已。

后面的筐破了、漏了,而我们一无所知,于是越走越不稳,最后终于摔倒。

时常回头看看,人才能走得稳,走得踏实。

现在回想起来,那个四十多岁的、因为

化疗而戴着帽子的男人,扶着课桌站着安安静静说这些话的样子,还历历在目。

他见我有些发愣,知道这番话对于那时的我,还太难懂。于是,他换了一种语气,继续说:“我交给你一个任务。每当你需要评价别人,或者给予别人意见的时候。先说别人的优点,再说别人的缺点。如果缺点不大、不严重,就不必说了。”

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羞赧还是震惊,这番话被我牢牢地记下了。

接着,他把手伸出来,表示要和我握手:“谢谢你这么认真听讲。”

这件事真的永久地改变了我。

每当我激动地想要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,我都不由自主地顿一下,然后再说:“这个想法真的很棒,比如……”,接下去才会说“但是我觉得,如果在这个地方改一下,会不会更好呢?”

一开始,仅仅是口头上形式上强迫自己这样,久而久之,我在看人看事的时候,真的会先看优点,再想不足。

记得有人说,真正的教育是当你把学到的知识都遗忘之后,留下的那些东西。

我想,那次作文课,便是真正的教育吧。

## 老师大闯关

□巴拉

孩子的整个学期都在上网课,因为陪孩子,我终于目睹了老师与孩子们“智斗”的场景。

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,也都很调皮,上网课,天高老师远,所以就不那么老实了。

学校安排每个同学每天必须上交一份书法临摹,为的是考试时不在书写上丢分。但就是有人不愿写。

他们方法很多。反正是用手机拍下来给老师检查,有的人每天提交的都是同一份,可谓“一本万利”。刚开始老师没发现,但看着看着,就看出了破绽,老师于是重新定规则:每天必须写上日期。

好吧,写了。但老师又发现了疑点:虽然是写了当天日期,可有的孩子上交的还是一份,因为他们的日期是用铅笔写的,每天只改日期即可。

“以后日期必须用水笔写!”

同时,为了打击投机取巧者,每天安排日期书写位置,上下左右,无规律调换。

魔高一尺道高一丈,才安生了几天,老师又发现有些同学的作业有反光现象,仔细辨认后发现有几个同学交来的竟然是同一份书法作业。好啊,情况又升级了,开始翻拍别人的作业了。

把日期写上去!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!每天每个同学要写到不同的位置!家长必须在上面签字签日期!老师把作业防伪级别提高到了极致。

上课也同样精彩。毕竟是网课,所以有的孩子听着听着就灵魂出窍或入走茶凉了。没办法,老师就发明了不定时随机签到的方法,一节课好几次,谁不签,就得让家长催孩子来解释原因。正上班的家长没办法,遥控着孩子去跟老师解释,而熊孩子们的答复也千奇百怪,包括但不限于“老师

我就低了一下头”“老师我是慢性子,还没点,你就结束了”“老师,我总看电脑眼睛不舒服,揉了一下眼睛,签到就不见了”……疲于追问的老师直接祭出大杀器:少一次签到,作业加一倍!于是风平浪静。

还有老师正讲课,有的孩子仗着老师脾气好插话,比如忽然:“老师,你怎么不穿衣服呀?”

“我怎么没穿衣服呀,这是什么?”(拽拽自己的衬衫)

“噢,我是说你怎么不穿外套呢?”

老师忍气吞声拿起外套披上。

化学老师讲得兴致盎然:“这个坩埚就是当年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用过的坩埚,虽然不能用了,但我一直珍藏着……”

“老师,您这是炫耀自己在清华学习过。”

老师不理他,继续:“虽然屡次搬家,但也不曾……”

“老师,您这是炫耀自己房子多,有钱人啊!”

老师依然不理,继续:“虽然我不富有,但是我觉得有它,我就很……”

那边文字不屈不挠地一串串打出来:“老师,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,说自己穷的人一般都不穷。”

老师没办法,只得全部禁言。“让孩子随便随时发言,不要打断他们思想的火花”的教育理念不太适用了。

语文老师的妈妈也是老师,她和我们说:“我比我妈妈当年教得辛苦多了,当然智商也提高了不少。我妈妈当年就只管教课讲题,孩子们都是主动做好。现在的我,除了教课讲题,还得与学生智斗。”

真是时代不一样,老师这闯关打怪,段位也得不断提升啊。

## 神秘大礼

□忽然

高三的生物老师,五十多岁一老头,某次比较重要的考试前对我们说:“你们这次都努力,生物能考过70分(满分80)的,我有神秘大礼相送。”

这我哪能忍,我直接抛弃了其他老师,一心只想得到这个神秘大礼,于是每天从早自习到晚自习都在刷生物试卷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,这次考试还真考了72,班上第四。

次日生物课,他来了,他终于来了。然而,礼物是——他的自拍照!从大到小一共五张照片,按成绩依次点名上台领取!我的眼泪掉下来。

## 大佬班主任

□娇骨

我初中班主任那是全校有名的大佬,他的数学教得奇好,堪称我校的最大招牌。

我们准备体育中考的长跑时,因为平时锻炼的机会很少很少,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跑得动,他就追着我们边喊边骂,同时威胁要罚做数学卷,一群姑娘被他吓得疯跑。我跑在最后一个,听他叫骂着我的名字越来越近,吓得没命向前冲。结果我们班同学长跑全部都满分。

初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流行起了踢门玩。去踢的主要是两种人:社会小哥和二傻子。老师们一般不愿意多管。

我们班主任不一样,某天,两个傻不楞的其他班同学来我们班踢门。恰巧他在,“刷”一下冲出去,像揪小鸡一样一手一个,把两个熊孩子揪进教室扔在墙角。俩人瑟瑟发抖,最后他们的班主任过来才领走的。

没想到那俩熊孩子还记仇,瞅准了是瘦小的英语老师在上课,又来踢了。谁知道我们班主任就在教室后面坐着呢,又冲出去把俩家伙拖进来。

我们和英语老师: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——”

我们班的成绩吧,地理生物考试双A人数破校纪录,一个班五十多人,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有三十多。

## 小公主

□豆豆

高中英语是位女老师教的,姓赵,印象里教我们那年应该有三十多岁到四十岁了吧,经常穿着小裙子、化着妆,特别傲娇,不知为什么还经常跟我们政治老师互怼。

当时高中宿舍条件不太好,冬天时候在教室还好,回宿舍就特别冷。有一天赵老师讲着课,突然停下问我们:“宿舍冷不冷?”大家纷纷诉苦:“冷啊,快被冻死了……”老师若有所思,一会儿就接着讲课了。

第二天她特别兴奋地冲到班里,找了两个比较壮的男生,搬了好几个袋子上来。然后每人发了一个盐水瓶,就是医院里以前挂水时用的那种。

于是她特别傲娇,像个小公主一样跟我们说,她托了在医院工作的表姐,连夜收集到的,都清洗消毒过了,每人都有。晚上回去倒上热水放在被窝里暖手暖脚。末了又嘱咐:“注意安全!防烫防漏!”

我们班大约有70多个人。

我现在还很想念那时候。